



建德文史资料

894

第五辑

政协建德县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委员会

2
1
ylt/54/36
陈怀白 專輯

《建德文史资料》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德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陳懷白香耕

花九子喜

安





陈怀白同志

(陈建平提供)

澤典

被範

文教

長存

顧春林

同仇憶壯時重老

解君詩未遂平

生願日教后世知

題此後遺

張昇 庚子年

二月于北京



对党的教育出版事业毕生呕
心沥血，无私奉献，对年轻一代扶
植培养，甘担风险，乐为人梯

身处逆境而信仰愈坚，面对
邪恶而正气凛然。这是懷白
同志留给下一代的光辉形象
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袁是德 敬书

一九九〇年五月五日 清明

袁是德现任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

纪念陈怀白专辑

目 录

回忆文章

胡乔木致张毕来信(代序言)	(1)	
陈怀白传略	杭苇	(3)
怀念亲爱的妈妈	杭三八等	(25)
小姊妹安息吧	陈怀清	(31)
怀念珍珠	孙洸	(35)
忆嫡母往事片断	郑雯	(37)
一份长期有效的遗书	陈保平	(40)
忆陈怀白同志二、三事	顾春林	(43)
怀念老同学陈怀白	戎涓之	(47)
到处淋漓尽致——陈怀白印象记	肖淇	(50)
人去音容在	陆子淳	(56)
把一生献给编辑事业的陈怀白	顾方木	(58)
纪念陈怀白同志	孙爱葆	(66)

深切缅怀陈怀白同志……《语文学习》编辑部……	(71)
陈怀白同志和文改工作……B、J、B……	(75)
记陈怀白同志二三事……李祝华……	(77)
忆陈怀白一件事……潘光泉……	(80)

怀白诗文

汪云仙与徐许香兰……	(82)
回厨房还是上战场……	(84)
关于节约运动……	(86)
古墓之夜……	(89)
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古代的历史……	(93)
中国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98)
典型、主流及其他……	(103)
谈鲁编修教女……	(107)
林黛玉和香菱……	(110)
从“少不看《水浒》”说起……	(114)
照相机的镜头应该对准什么……	(117)
我和我的语文老师……	(120)
我和我的语文老师（续篇）……	(129)
未曾见面的老师——忆艾·史沫特莱对我的教育……	(136)
忆胡耀先老师……	(139)

重登釣台瑣記·····	(142)
抵制參加國民黨的一場鬥爭·····	(144)
四十述懷·····	(148)
西江月(詞一首) 咏拖把·····	(149)
七絕四首(重讀《西行漫記》有感)·····	(150)
敦煌途中·····	(151)
游漓江·····	(151)
蘇堤漫步·····	(151)
憶游白龍潭·····	(152)
寄中共建德縣委黨史辦·····	(152)
編 后·····	(153)

胡乔木致张毕来信*（代序言）

毕来同志：

遵照把关于陈怀白同志的回忆写在下面。

在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底，我和陈怀白同志一同在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系就学，但结识是在1934年下半年，因为我比她高一年级（我是由清华大学读完一年级以后转入浙大二年级的），男女生宿舍又不在一处，以前没有机会接触。1934年下半年，思想比较进步并曾与Agnes Smedley过从的陈遼教授，接替被校长郭任远（此时已加入C·C组织）赶走的孙大雨教授讲授英国文学，他兼授三年级和二年级的课，喜欢找学生到他那儿谈话，这样我才认识了陈怀白同志。随后又约她参加我所组织的读书会，接触机会多了，她的思想也逐渐趋向左倾。就在这一学期中，浙大学生（由文理学院带头）发起了驱逐郭任远的风潮。这次风潮是突发性的，学生没有组织准备，约一个月就归于失败。我曾被同学选为驱郭委员会的一员，而我的思想面貌事前已被郭侦知，期末即被通知离校。寒假中，浙江省特务机关密令侦捕。我因此在1935年初转往上海，在上海恢复了在杭州未能接上的党的关系，但直到这一年年底或次年年初，中断了同陈怀白同志的联系。

* 张毕来系胡乔木、陈怀白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同学，现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

一二九运动在上海引发了各界抗日救国的持久运动。运动在杭州也很快引起响应。这时上海学生急于找到浙大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我委托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女同学程天赋同志（当时是社联盟员，1936年春加入青年团，在延安入党，改名程成，在十年内乱中被迫自杀）带着我写的介绍信去浙大找到陈怀白同志，以后她们在长时期内保持联系。

陈怀白同志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新四军领导的游击战争，但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建国后她在上海主持新知识出版社工作，主要任务似是编辑出版中等学校所需要的参考读物和课外读物。在五十年代，她曾两次趁来北京开会之便来到我的办公室相见，谈了别后的情况和她现在担任的工作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她的出版社的名称后来可能有变化，但据我了解，她一直担任这项工作，在工作中费尽心血，并且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关于这一点，在去年某月某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有一篇她的亲属所写的回忆作了十分动人的描写*。

六十年代起，我和她失去了联系。至今我不知道她以后的情况。我没有去了解她这一段的情况和她一生的详细情况，这使我感到内疚，我愧对我的好友和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胡乔木

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

* 详见本书第40页。

陈怀白传略

杭 苇*

一、幼年时期

1915年5月18日，陈怀白出生于浙江省建德县钦堂乡谢田村的一个开始没落的地主家庭里。祖父、父亲和叔父都是秀才，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拔贡生。她父母因生女儿多，在怀白出世后便期望生女到此结束，故为她取名圆珍。原准备给人做童养媳，但无适当人家接受，才得幸免。

怀白母亲竭力主张女儿也应该读书。可是乡中没有小学，连私塾也没有，于是由父亲亲自教她识字。读了《女子国文教科书》、《孝经》和半本《左传》。9岁时哥哥死了，父亲失去了唯一的儿子，由于悲伤、忧郁过度得了重病，便不再教她了。母亲对她管束很严，不许同别的孩子玩，连本家的姐妹兄弟都不能接近。怀白的童年是寂寞的，养成孤独、乖僻的性格，不称心时，便哭、闹，以至打人，惹人讨厌。粗识些字后，开始自学，靠独自看书度日，自己找小说看，乱翻旧书。10岁时，小说看得多了，旧体诗也读得不少，便学着写平平仄仄的诗。此事被父母发现，大加夸奖，认为她的“天份”好，父亲便教她四言六韵。后来送她到外祖父家进县城的小学读书。姨表姐妹们和她的同学，佩服她聪颖过人。

* 杭苇，江苏无锡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上海市政协常委，

1988年4月逝世。

怀白14岁，小学将毕业，母亲病故。由于母病缺课太多，她没有读完小学，暑期后以同等学历考取浙江省立第九中学（即严州中学）。父亲娶了继母，怀白开始懂事，不再胡闹了。父亲没有儿子，她在家里受到特殊优待，当作男孩子来教养。

怀白在学校学习成绩是优异的，语文尤为出众，通晓诗、词、典故，教师很器重她。她在初中的学校生活是愉快的。

二、高中求学时期

1931年怀白考入省立杭州高级中学。这是一所当时颇负盛名很难考取的学校，她考进了，又提高了她在家中的地位。刚入学时，自认为“前程远大”，但到了高中三年级，她开始对社会日益不满，转而为自己的前途忧虑。

进高中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她出于爱国热情，痛哭了几次。当地理教师讲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处在患难之中，怀白问老师：“该怎么办呢？”老师答：“希望青年学生好好读书。”她对老师的答复是不满意的。但又该怎么办呢？自己也提不出正确的答案，不过脑子里总是留下一个疑问。学校当局深怕学生爱国热情奔放，便以加重功课为压力，辅之法西斯统治式的“校规”，来束缚学生。她逐渐感到在这样所谓“著名”的学校里，不如原先想象的那样能得到“幸福”了。

这时，她在课余爱看文艺小说，如巴金的《灭亡》，茅盾的《蚀》之类。读了《灭亡》，曾使她激动，觉得一个人应该轰轰烈烈地死去，不应该无所作为地活着。她对当时学校里的法西斯统治感到厌恶。她在古书中曾读过“士可杀不可辱”，因此更感到学校训育处的统治是违反古训的。原始

的反抗情绪，在她内心中滋长起来。她的操行被评为“丙下”，尽管她的学习成绩是优异的，而且实际上她也并未发生违犯什么校规的事。

高中临近毕业，同学们都很紧张，一是会考，一是升学，仿佛一生的命运决定于此。怀白的数理化不算最好。文史等科虽好，但不被人重视。她为了所谓前途，便认真学习英文，认为出路可能会多一些。她便在这个暑假，加紧自学英文，并决定报考国立浙江大学外文系。

怀白在高中最后一年是很不愉快的。一方面对校方的法西斯统治不满；另一方面也受到会考、升学的压力。她想万一会考不及格，就不能毕业，或考不上大学，将受人讥笑，无颜见人，也得不到家庭的信任，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就难以维持。因而她拼命“开夜车”，但内心是苦闷的，感到青春尽为分数去消磨，实在毫无意义。当最后经会考而毕业，又考取了浙大外文系，她稍觉宽慰了。

三、大学——开始成长的时期

1934年怀白她进入了大学。在浙大，对她进步影响最大的、也是决定她今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是陈邇教授和胡鼎新（即胡乔木）同学。

1、从陈邇那里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教育

陈邇是一位进步教授，是外文系教诗和小说莎士比亚悲剧的。在一年级时，老师在教“文学入门”时，常联系课文讲解社会问题。在讲“女流浪者”（描写英国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失业知识妇女痛苦的小说），使她顿开茅塞。在讲契诃夫的“晒”时，使她激动，并懂得：人应该为争取自由而勇敢地反抗。老师还经常介绍一些课外读物，讥评时政，痛

骂国民党反动统治，骂学校当局。怀白从陈遼教授那里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

2、胡鼎新是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胡鼎新是外文系同学，地下党员，比怀白高一个年级。陈遼把怀白介绍给胡，胡也有意接近她。一次，胡托同学王作民转借一本《争自由的波浪》给怀白看，接着又借给一本《妇女与社会》。有一天晚上，胡找怀白去散步，问“你喜欢什么人的诗？”她随口答：“李白的诗？”胡就分析李白思想的时代背景，并说现代青年不应该学李白那样的生活方式。她便问：“陆放翁的诗好吧？”胡答：“也不能象陆放翁那样。”这次，她听了胡鼎新所谈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内心希望同他多谈谈，多听他讲的。

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实行法西斯统治，常以莫须有的罪名，任意开除学生。郭任职三年中，被勒令退学的学生近百人。郭的倒行逆施，怀白极为不满。1934年10月，有二位同学因与教师口角而遭开除，引起她和广大同学们的愤慨。当晚，文理学院学生召开会议，决定罢课，要求收回成命。12月，蒋介石为郭任远打气：“……凡不守纪律者必须严加取缔，勿稍姑息。”于是，郭变本加厉，强化法西斯统治，勒令领导文理学院同学罢课斗争的胡鼎新退学。

在放假的前一天，胡鼎新约了怀白、戎涓之等三位女同学谈话。先谈到陈遼在美国求学时曾被誉为“桂冠诗人”，回国后却一直不得志。又说陈遼有才华，但在这样的社会里却受到排挤和歧视。接着又谈到：我们都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并使这种信念变成力量，这就需要有组织，希望她们三

位能经常在一起谈谈问题，看看有关的书。还说，自己虽已被开除了，但不想离开杭州，以后还可以经常联系。又借了些书给她们看。在寒假里，怀白又收到胡寄给的书。这是进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过得愉快、兴奋。她对家庭生活不满，只盼早日开学。

假后开学，胡鼎新已经受到国民党的注意不得不离开杭州了。一天，忽有一位之江大学学生丁务朴来找怀白。当面拿出一封信，她一看署名，便说不认识写信的人，丁便走了。过后想想一定是胡鼎新要他来找的，很后悔，便打电话要求和丁见面。后来同了经常见面。怀白对丁所谈的感到不满足，还是想同胡鼎新联系，便写信给胡。后来，胡鼎新委托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女同学程天赋（当时是社联盟员）带着他的介绍信来杭州，同怀白联系。往后怀白同胡鼎新经常通信。暑假前，胡鼎新写信给怀白，说亲自到杭州，要她到火车站接。怀白在车站上见胡从铁蓬车下车，约定在虎跑相见，相见的有陈怀白、戎涓之、徐彭令、李震同和丁务朴等。胡鼎新谈了当前的局势，说明国家民族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入华北，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怀白等人深受教育。

3、在“一二·九”运动中得到锻炼

“一二·九”前夕，浙大的政治气氛处在极低潮，怀白感到窒息似地难受。她曾经写过“中原已板荡，死辱两不堪”的诗句，但想不到“出路在那里”！当“一二·九”风暴发起以后，她看到了出路，开始有了比较明朗的政治目标。

杭州学生是在1935年12月11日响应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发起者是浙江大学，组织大、中学生